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400

知空蘊禪師語錄

清 學蘊說

通來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上堂
  - 小參
  - 示眾
  - 茶話
  - 行錄
  - 法語
    - 示驀直正禪人
    - 示佛國味禪人
    - 示遠山炤禪人
    - 示古梅甲禪人
    - 示杲菴覺禪人
    - 示緣起序禪人
    - 示悉菴檀禪人
    - 示知渠達禪人
    - 示源禪人閉關
    - 示宗鏡昭昭
    - 示宗眼天機
    - 示宗念澄澄
    - 示宗孔應唯
    - 示宗穎守朴
    - 示宗參惺惺
    - 示宗芳華嚴
    - 示宗燈永傳
  - 機緣
  - 贈偈
    - 退菴陳居士
    - 少伯李居士
    - 健菴張居士
    - 護法靖宇馬公
    - 護法明宇王公
    - 襄于段居士

- 水谷大師
- 送知恒大師還雞足
- 示監院寰禪人
- 示位育通本禪人結制
- 送悉菴禪人江南請藏
- 送宗燈禪人江南請藏
- 示本堂大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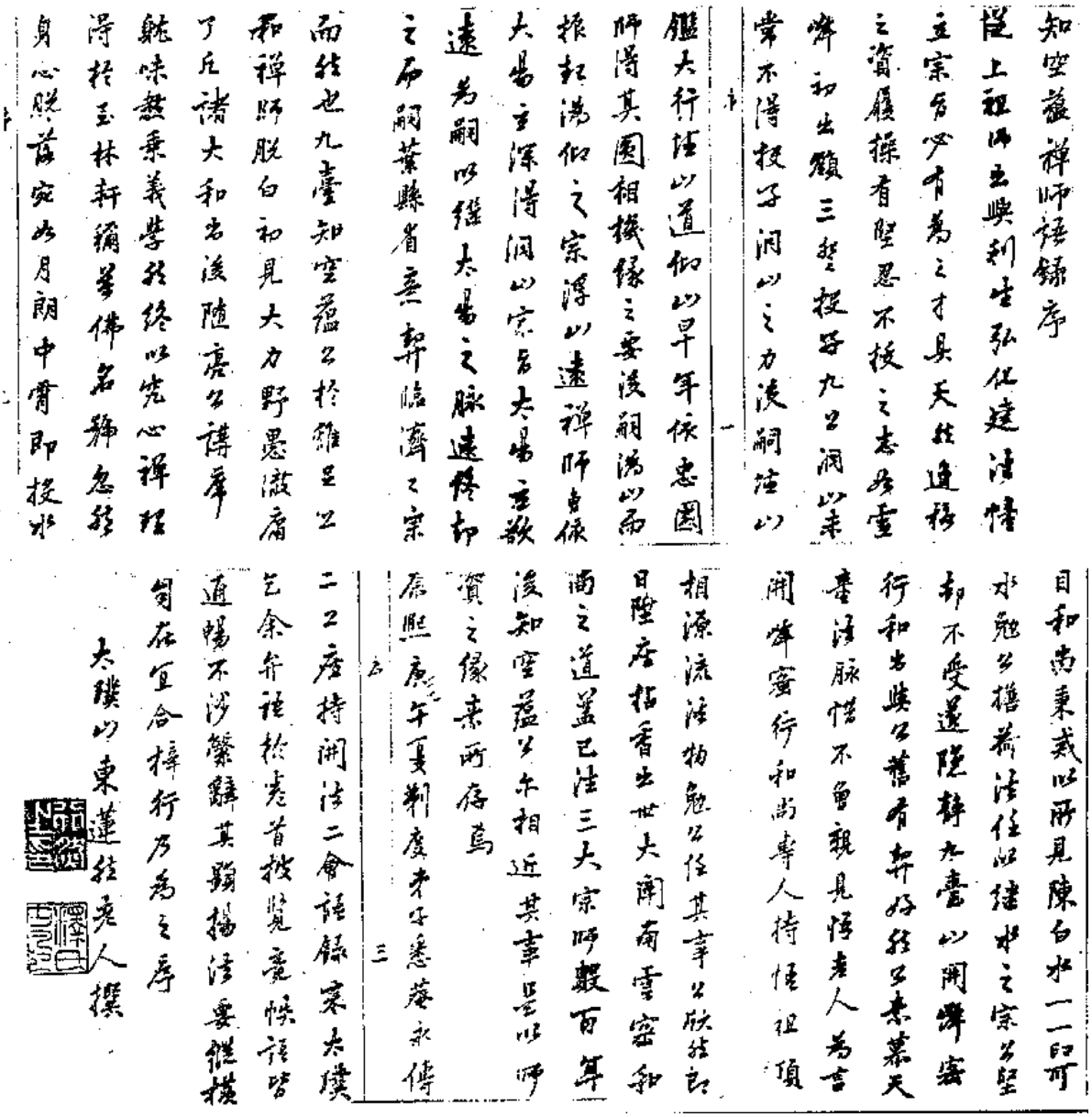
- 頌
  - 三關總頌
  - 頌九帶二首
  - 擬顏子喟然章
  - 十無頌
    - 無為國
    - 無星秤
    - 無根樹
    - 無底缽
    - 無底船
    - 無絃琴
    - 無鬚鎖
    - 無孔笛
    - 無孔鎚
    - 無縫塔
    - 無底籃
- 像讚
  - 為慧上人題佛祖像讚
  - 僧奉觀音大士像乞讚師援筆書曰
  - 野愚禪師真讚
  - 開峰本師密老和尚
  - 丈雪和尚
  - 自贊
  - 忌晨拈香
  - 寄開峰影堂
- 佛事
- 雜著
  - 擬寒山詩六首
  - 六言
  - 題壁
  - 臺山吟十首

    - 臺山隱居歌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知空蘊禪師語錄序



滇楚九臺山知空蘊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通()等編

上堂

辛亥年三月十五日，師於楚雄府福城寺接湖廣衡州府開峰山南雲禪院密行老和尚書并法拂真儀，合楚宰官居士設齋，請師開堂。師至密老和尚像前，拈香打〇相作，女人拜曰：「謝師遠來，無可秖待。」插香曰：「只此一鑪，莫怪空疏。」遂至法座前，以拄杖指

云：「文彩未彰，消息已露。今日文彩既彰，且道是箇甚麼？須彌燈玉第一座。」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祝當今皇帝聖壽萬歲。復拈香曰：「此一瓣奉祝　前鎮鎮臺馬公、本府仁政馮公、許公、本縣潘公、三營副將并闔郡紳衿居士，恒為佛氏金湯，大作朝廷玉柱。」又拈香曰：「此香多年嚙碎生鐵核，一旦收歸臺山側，非是今朝難忍俊，且要應時與及節。」插香曰：「耑伸供養現住湖廣衡州府開峰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密下行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顧左右，喝一喝曰：「大眾！好時節還相委悉麼？若也相委悉，福城令不虛行；其或未然，有疑出問。」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豎拂子，曰：「刺破你眼睛。」進云：「如何是臨濟機？」師曰：「三頭六臂。」進云：「如何是臨濟用？」師曰：「有棒不打你。」進云：「多謝和尚慈悲。」師曰：「切忌相辜負。」問：「今日福城寺裏人天普集，和尚據法王座作師子吼，捧轂推輪即不問，謝卻華冠事若何？」師曰：「匝地風光。」進云：「和尚久闡水目宗風，為甚今日別行一路？」師曰：「春風三月裏，得意便還喬。」進云：「與麼則一步闊一步，一著高一著。」師曰：「乘時非有意，出谷也無心。」進云：「只如的的為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拈棒便打，僧禮拜，師又打，乃曰：「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大眾還知法王大寶麼？」豎起拂子，曰：「只者拂子，且道是開峰底？還是福城底？若道是開峰底，卻在福城手裏；若道是福城底，又是開峰付來。喚作開峰底固是瞎，喚作福城底亦是瞎。畢竟如何？」拂一拂，云：「拈頭作尾尋常事，不是其人也大難。」即放下拂子。舉：「興化和尚上堂曰：『祖師心印，狀似鋘牛之機，去則印住，住則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師曰：「興化老人只知貪程，不顧旁觀者哂。」驀豎拂子，曰：「今日福城為爾諸人指出者印子，如獅子王吒沙底壁立千仞。且諸人恭臨法座，山僧不敢藏拙，未免依直共通。山僧於三十六歲上破家散宅，參水目得戒住老和尚，承其印可，勉於出世為人。山僧自愧福薄，屢堅卻之，病思自養，入九臺煨折腳錨以待殘喘，而素志歲久月深，幸自可憐生。適承閒峰老和尚不忘舊債，兩番婆心，遠命隱馨上座齎來法物，其囑累之重不啻黃檗之禪板几案也。然正恁麼時，頓令不肖於水目昔日退委之因(相隔)千里，於開峰三千里外絕涕訖。大眾！此恩難報，所以今日就此福城東際大塔廟中炷一爐香，以報法乳。」驀召大眾，曰：「且道與他臨濟大師喚侍者將火來是同是別？」良久，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喝一喝，便起。

九臺山大方廣寺，上堂。拈香祝聖後，拈香曰：「此香消殞虛空，裂破三際，用處風流，藏處穩密，爇向鑪中，二番供養湖廣衡州開

峰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本師密老和尚，用酬法乳。」上首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當觀第一義，晴空杲日難迴避，不觀則背義忘恩，觀之則無事生事。且道畢竟如何？鷂子過新羅，擘箭追不及。」僧問：「昔日靈山正令，今朝臺嶺重提……」聲未絕，師便喝，僧禮拜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今領眾陞堂，符印在甚麼處？」師打曰：「一棒一條痕。」進云：「南雲老人賜師箇甚麼？」師又打曰：「不知痛癢漢。」進云：「者是南雲老人的，和尚分上又作麼生？」師連打兩棒，乃拈拂子豎起曰：「只者箇觸不得、背不得，衲僧用處光明烜赫，揮也三千世界隨手轉，擲也百億須彌直下裂，有時喚作達磨眼睛，有時喚作釋迦命脈，亙古亙今，不拘格則。雖然如是，要須大悟一回始得。今日眾中莫有大悟的麼？試出吐露看。」一僧出禮拜，師曰：「點即不到。」僧擬喝，師打退。復舉：「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示眾，眾皆罔措，唯有飲光尊者破顏微笑，搔著世尊癢處。世尊忍俊不禁，便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與汝，勿令斷絕。』此是靈山一會，萬古徽猷。據山僧看來，飲光尊者雖則一期俊快，要且只得一橛，世尊不惜滿盤托出，也則猶欠一半。大眾！山僧恁麼告報，莫是磨稜合縫、抑古揚今麼？且喜沒交涉。既不如是，且道意在於何？久參耆德，自解知時，後學初機，難免一笑。雖然，笑則笑矣，你道與他飲光尊者當時發笑是同是別？」驀豎拂子，曰：「縱使豁然親見得，辜他先聖喪兒孫。」擲拂子，結椎，下座。

上堂。眾僧出問，師一一答了，噓一噓，曰：「你等這些問頭，都是長連床上、方冊子裏學來的，何不將斬新日月呈似山僧？」眾無對。師乃云：「昨日十五放過一著，今朝十六添了一著，六六依然成四九，且喜將錯還就錯。德山棒、臨濟喝，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饒你伶俐難摸索。山僧者裏不行棒、不用喝，日用尋常如虎戴角，窗推明月上千峰，簾捲白雲低萬壑，處處囊鎚和穎脫。」驀顧左右，云：「還有真實解會者麼？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千差萬駁。」以拂子擊香几一下。

誕晨，楚雄前鎮眾宰官居士供法被到山，瑞亭姚檀越設齋，請上堂。師指法帳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只者箇幔天網子，團團瑞彩交絡，簇簇錦繡鋪成，優曇艷麗，金紫騰輝，已作大師子吼也。大眾還會麼？還聞麼？霹靂聲中，晴空掣電，殺人刀，活人劍，把定要津，聊通一線，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試出道看。」僧出禮拜曰：「某甲道得。」師曰：「獰龍不吞餌，蝦蟆沖浪過。」進曰：「覿面相呈，有何回互？」師便打。進云：「何不答話？」師曰：「罪不重科。」又僧問曰：「如何是金毛師子吼？」師曰：「山僧今日不答

話。」乃曰：「山僧母難，今承眾宰官居士供此法帳。一、為莊嚴道場；二、要推山僧上曲彔床露箇真實消息。若是真實消息，眾居士未曾舉意造帳來山已前早露了也。不見文殊對維摩居士道：『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不二法門。我等各自說矣。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維摩默然。山僧今日只得因齋慶贊去也。」豎起拂子，云：「只者母難之晨，凡聖同源，生佛無別，山僧與諸佛菩薩、歷代祖師、法界有情共一胞胎、同一化育，總不出今日。且道今日事畢竟作麼生？」良久，曰：「霜風吹大野，法身赤骨[骨*歷]。」喝一喝，下座。

上堂。驀拈拄杖，曰：「只者箇，歷代祖師重重指示，天下宗師處處提持，秖要人人識取者箇。若識者箇，四海同風，能殺能活。且道者箇是什麼？」卓拄杖一下，云：「者裏會得，庶不辜負從上宗師，亦不埋沒自己。還委悉麼？若也不委，明日再為諸人說破。」便下座。

謝開山檀越，瑞亭姚居士請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推門落白；帝釋草，長者標，如蟲禦木。雖然，只如一塵纔舉，大地全收；纖毫不露，白雲萬里。汝等諸人且作麼生會？」良久，云：「相逢相遇無餘事，攜手同歸不二門。」

上堂。「夾山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顏子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大眾！看他二大老雖則出處不同，頭腦卻也相似。不謂理無差殊，古今一致。雖然如是，要須入細辯精，始得穩當。所以道：『一字透根源，萬法無彼此。』且道是那一字？聽取一偈：清水裏，下白米，寒山拾得笑而已。上大人，丘乙己，三千七十可知禮。」拈拄杖，卓一下，曰：「一椎擊破上頭關，問水尋山事畢矣。」驀召大眾，曰：「還知麼？更為你作箇切腳。」扃拄杖，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山僧作佛祖兒孫，為佛祖燒香，傳持佛祖正令。且道如何是正令行的句？」卓一卓云：「有何佛祖？」靠拄杖下座。

上堂。「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妙喜道：『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師曰：「三大老推輪捧轂，只知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只如諸人上來下去，尋常作麼生駕馭？咦！俊英能逸格，良驥不加鞭。」

丙寅年正月初九日，住威楚之廣通縣仙羊禪院結制，邑侯胡公率眾設齋，請上堂。師指法座云：「須彌燈王座，曹溪古路頭，瞎驢滅正眼，黃河水倒流。要陞便陞，萬古徽猷。」斂衣就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清齊日月，德被萬機，爇向爐中，顒祝當今皇帝聖躬萬

歲萬萬歲，伏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大扇堯舜之風，洪承禹湯之德。次一瓣香奉祝本縣仁政胡公洎護法宰官祿位高增，并祝世守兩衙紳衿善信高躋壽域，永證菩提。此三瓣香與虛空同大、與日月同明、與天之同高、與地之同厚、與海之同深、與山之同峻，爇向爐中，上供衡州府開峰山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本師上密下行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如此白椎已遲八刻，殊不知山僧未出方丈、大眾未出禪堂，早已為諸人舉揚第一義了也。恁麼時觀，猶較些子，若向椎下分疏，劍去久矣。還有沖霄底俊鶻麼？試出與山僧拄杖子相見。」時有一僧出，師云：「栖蘆之鳩，何堪拄杖？」僧無語。師乃云：「一句明明該萬象，元正啟祚物咸新，柱杖拂子風流處，一回相見一回親。如或未然，山僧更為指示去也。」舉拄杖，云：「大眾！還見麼？」復卓一下，云：「還聞麼？若也歷歷的聞，明明的見，仙羊之令不虛施。此見是文殊入理之門，此聞是觀音圓通之旨。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恁麼瞥去，如虎靠山，似龍得水，在此選佛堂中，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四楞蹋地，穩坐安禪。設有見之如盲，聞之若聾者，未免燈籠失笑，露柱愁眉，仙羊拄杖未肯放過在。」卓拄杖，下座。

住淨樂禪院，結制，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含裹十虛，包括兩儀，爇向爐中，專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皇圖永堯舜之風，帝道與日月齊明。次一瓣香，智兼文武，儒釋皆宗，炷向爐中，恭祝駐鎮滇南將軍、撫臺二位大護法祿位千春，邊疆永鎮，侯封萬里，佛氏金湯。次一瓣香，寂滅場中結就，鬧市街頭拾來，炷在爐中，上供湖廣開峰山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本師上密下行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次分上供四川城都府昭覺堂上丈下雪大和尚，又一分上供水目戒堂上無下住大和尚。」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一椎打就，不觀則背義忘恩，觀則無事生事。眾中還有知恩報恩、不犯清波的衲僧，試出道看。」眾無語。師曰：「眾既不道，山僧自道去也。」豎拂子，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乃云：「世尊昔日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山僧到此靜樂菴中結制，亦不為別事，亦是為此一大事因緣。且道喚甚麼作大事因緣？」卓拄杖三下，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古人恁麼道，我即不然，但云：家貧難辦蔬食，忙中不及草書。還當得麼？須知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由不識，造次凡夫豈可明？若肯恁麼，管取此大事因緣，於此五十三日必然相應，穩坐去也。若還疑情未瞥，更有一段方便舉似汝等驀直去。西天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我欲作佛，不知何者是

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甚麼處？』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何不見？』者曰：『現今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不作用，體亦難見。』王曰：『若作用時，幾處出現？』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八處佛性，師當示我。』者曰：『在胎曰神，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王即開悟，得大自在。妙喜曰：『且道王所悟得的是佛性耶？是精魂耶？若於八處悟得，只是精魂；若離八處，佛性在甚處？恁麼薦得，佛恩、皇恩一時報足；若不薦，育王為諸大眾下註腳去也。鸞鸞麒麟俱是瑞，旃檀薝蔔一般香。』今日若有人問山僧：玉悟得的是佛性耶？是精魂耶？若於八處悟得，只是精魂；若離八處，佛性在甚處？若薦得，佛恩、皇恩一時報足；若薦不得，山僧亦為諸人下註腳去也。」舉起拂子，云：「靜樂庭前柏樹子，合掌常年向上方。咦！底頭纔擬議，鴻雁過瀟湘。」結椎，下座。

小參

「山僧今日也不要你諸人向上向下、宗乘教乘、諸子百家、風謠俗諺，只要諸人識取自心。且那箇是諸人之心？你諸人者，具根身則為眼、耳、鼻、舌、身、意，器界則為色、聲、香、味、觸、法，盡虛空、遍法界，上而諸佛、下如螻蟻，無不具此種種，亙古亙今，無變壞相，謂之常住法界。既謂之常住法界，則你諸人行住坐臥、飲食男女，無不皆在其中。既皆在其中，則折旋俯仰、出作入息、成辦庶務，參究諸人之心，要且不可昧。若也一時昧卻，則成佛成仙，三界六道不得自由；若也不昧，則成佛成仙，三界六道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也。」拈拄杖，卓一卓，云：「且道者箇還是常住法？不是常住法？逢人切莫錯舉。」

佛誕，小參。舉：「世尊初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師召大眾，曰：「諸人還知悉達太子底落處麼？後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還知雲門大師底落處麼？若也知他落處，更須買草鞋行腳始得。聽山僧為你頌出：纔出母胎便逞豪，手忙腳亂惡風高，知恩豈特雲門老？花發陽春海自潮。」擲拂子，下座。

小參。舉：「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豎拂子，曰：「大眾！會麼？拂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阿耨達池龍王底鼻孔，山前上地揚聲大叫云：『阿剌！阿剌！』山僧任麼告報：曹源一滴水，偏地優曇華。」

小參。「迦葉一笑傳心，神光三拜得髓。」拈拄杖卓一下，云：「只此一著，了無多子，久參上智，便合乘時。顧盼躊躇，劍去久矣，更說甚礦中之金、麥中之麵一場自賺？諸兄弟！知也無？若不知，盡情放下，直須絕後再甦，莫待一事無成兩鬢疏，方袍圓頂胡為乎？」噓一噓，靠拄杖便起。

康熙九年三月，於水目大寺中為眾授戒，陞座揮尺云：「古今一道露堂堂，三際空圓大道場。棒喝施呈閑器具，豁開頂眼絕商量。」乃曰：「水目佳山是出佛產祖之地，吾滇名山也。聲傳六詔，燈續五天，人傑地靈，地靈人傑。昔之淨妙、皎淵、阿標、普濟諸大老，曾於此處、此剎、此座之上大闡玄風，揮弘祖道。若論道之一字，彼諸大老亦不曾前，山僧今日亦不曾後。大眾還會此道麼？此道本無言說，處物即真，不離日用尋常。會則蓋天蓋地，無古無今，運水搬柴，盡是神通妙用；不會則禮佛看經，都成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今日諸人既於山僧處求受心地戒法，須知即心是戒、即戒是心，心戒無二，萬善從生。」擊桌一下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便拈香說戒。

佛誕日，師於蒙陽等覺寺結制。陞座云：「寶華王座，高出須彌。」拈拄杖卓一下曰：「鱗皺拄杖，卓破兩儀，直饒恁麼見得，看來猶落今時，更須坐斷淆訛，方堪吐氣揚眉。今日眾中還有坐斷淆訛者麼？」僧通炤作女人拜，師打曰：「弄精魂漢。」炤喝，師又打，乃按拄杖云：「師子嚬呻，象王回顧，橫按莫邪，高撾布鼓，千手大悲鑑不及，八面那吒空忿怒，唯許過量高人舉起便知落處。還知過量高人麼？昔者釋迦牟尼世尊於今日初生下地，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來雲門和尚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師曰：「大眾！還知雲門與世尊相見處麼？所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知恩報恩固是不偶，且道與今日郡守盧公居士燒香辦供是同是別？若也辯得，一回飲水一回噎；其或未然……」卓拄杖曰：「好看惡水驀頭澆。」擲拄杖，下座。

援剿前鎮鎮臺馬公送正法眼藏額到山，師陞座。以杖指云：「只者正法眼藏，釋迦尚自糢糊，彌勒那能曉了？破顏尊者雖傳，又被瞎驢滅卻。今大檀越馬公鎮臺以佛祖心現將軍身，向殺人不眨眼處上陣，輪轉刀時為諸人拈出於一毫頭上，如赫日之升天、似迅雷之震

地，有眼、有耳無不知聞，是你諸人還有迴避潛匿處麼？記得山僧戊申春會公於忠恕堂上，清談對面，於此正法眼藏自覺如印印空、似水入水，了無痕跡，一上契會非同小小。今日猶恐諸人當面錯過，重為揭示者段赤心，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爾等諸人還委悉麼？欲識臺山真面目，只在標題四字中。」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不解播土揚塵。」便下座。

示眾

九臺開山畢，示眾。「此山巍峨聳削，疊嶂清幽，稠松密竹，源遠流長，浩劫至今，曾無有異。直待山僧到來，指出宏基，開建佛剎，可謂是山之時節因緣。山僧之因緣時節，一時萃聚，不可思議。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不其然乎？雖然，時節因緣諸人盡知，且道如何是佛性義？若也道得，不負朝夕搬磚運石、扛水扛土一番勤勞，可謂與山僧共出一隻手也。有麼？有麼？」眾無對。師曰：「鑿破鴻濛無覓處，且隨風月下瀛洲。」

謝前住老江西示眾。「頭陀眼親，山僧志狀。踢倒淨瓶，當仁不讓。古人一朝作用，不妨楷模千秋。山僧數載辛勤，要且亦無他事。日間兩餐薄粥，夜來一覺高眠，皆與諸人連床接案。若以較之古人，豈止十萬八千。且喜三門頭金剛拳拳服膺，佛殿前獅子吒吒承當。」遂拈拄杖曰：「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青山到老看。」卓一卓。

因客示眾。「學道之人，先須識主。古人尚勗，巖居穴處。浮名不干，視利如土。三二十年，躬絕馳逐。有如大死，牢豎脊骨。不慮依食，不求榮富。不務譚博，不希聲穆。疏其交游，遠其寵辱。口不談俗，意不緣俗。神與理契，心空道昱。弊衣療寒，糲飯充腹。知足知安，不遲不速。如癡如愚，似呆似樸。久久緣熟，不期而出。治道如金，轉煉轉精。情乾識盡，枯木龍吟。等閒行處，步步皆真。大人境界，隨類現身。雙明雙暗，了沒疏親。如斯告報，烏豆換睛。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參。」

解制，示眾。「今朝聖制告圓，莫有離鉤透網的金鱗？試跳躍看。」一僧從東過西立，師曰：「猶貪香餌在。」進云：「赤灑灑，光溜溜。」師曰：「我道你縛手縛腳。」僧擬議，師便打。一僧曰：「金鱗即不無。」師曰：「在甚麼處？」僧進前，師曰：「好箇蝦蟆。」進云：「今日甚分明。」師曰：「如何是你分明的事？」僧作禮，師曰：「去。」一僧問：「佛佛授受，祖祖相傳，傳箇甚麼？」師曰：「你道甚麼？」僧無語，師便打。一僧問了復

出，師攔胸把住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僧擲坐具，師曰：「者鈍漢。」又打。擲拄杖，歸方丈。

示眾。「還知麼？還會麼？凡夫無明識即是聖人不動智，只是凡夫不知；聖人不動智即是凡夫無明識，只是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眾兄弟！可曾恁麼一回麼？若曾恁麼體貼一回，則不假系毫功力，當下參學事畢，更不如之與。若現前豁然獨露，孤迥迥、卓巍巍，孰是聖人？孰是凡夫？了無對待，觸目家珍。雖然，猶未是衲僧勾當。不見道：白棒揮時無佛祖，等閑行處履冰霜。」

戊午年十月初六日，師掩關虎山，李居士辦齋，陞座。「廓然無聖露單傳，鐵壁銀山倒插天，句裏了無知見路，頭頭法法泄三玄。」左右顧視，云：「古人道：『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喝一喝，曰：「山僧今日有意氣時添意氣，不同炙艾鑽龜瓦。」以拄杖左邊敲一下，云：「者是有為，關生死岸。」敲右邊一下，云：「者是無為，關涅槃岸。以上二關，山僧蚤已打破，且道今日掩底是甚麼關？眾中還有為山僧證明者麼？試出道看。」僧通味出，云：「鐵牛吞卻夜明符。」師曰：「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進云：「者是關外事，如何是關內事？」師曰：「禪無襠，褲無口。」進云：「關之內外又作麼生？」師曰：「回首不逢，觸目無對。」進云：「任麼則圓覺伽藍非內外也。」師曰：「可悲，可痛。」良久，云：「山僧今日自唱自酬去也。」肩拄杖，曰：「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便入關，轉身度鎖，曰：「末後一句分付首座，大眾分明記取。」朴山居士令侍者傳云：「今日讓過和尚。」師曰：「居士恁麼那？」士云：「某亦恁麼答。」師曰：「鷂子過新羅。」士云：「謝和尚。」師曰：「再犯不容。」侍者云：「居士道：『放某甲一頓拳頭。』」師曰：「賊後張弓作麼？」

關中垂示。「花一團，錦一簇，鐵牛坐斷舌頭路。無位真人絕行跡，眼中耳中常出入。咄！支機石在斗牛富，何須更覓君平卜。」

臘八日，關中垂示。「昨夜螭頭星倒掛，南斗七兮北斗八，曉月長庚一時發，漏泄眾生大本源，釋迦世尊忙不徹。更擬問如何，劈面欄腮與一摑。且道釋迦老子是時見箇甚麼，便道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噫！者老漢今始瞥地，殊不知一切眾生同睹同證，其來久矣。今日突作是言，一向在甚麼處著到？然雖如是，從前汗馬無人識，要顯如今蓋代功。看在靈山會上，向老飲光尊者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之旨，汝善護持。』也只是昨夜睹星下打失的鼻孔。只者時節，人人動靜施為，莫不盡承此箇恩力。且道誰是報恩者？」良久，云：「咄！」

茶話

「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西邊祭鬼鼓，東畔打鑼聲。文殊失卻褲，普賢檢得金。村前土地過河來，山頭老漢處問津，大為可笑。露柱黑夜生下兒，且道是男是女？大家辯看，道得的茶一杯，道不得底茶一杯。」傍僧曰：「為甚道得的也茶一杯，道不得底也茶一杯？」師曰：「你不見趙州祖師那？喫茶去。」
普請茶次，師纔坐下，便豎拂子云：「即此用兮沒滋味，草裏大蟲打瞌睡，拂子輕輕擊著伊，惺起威猛無敵隊，顧視左右弄爪牙，一摸虛空盡粉碎。這是祭鬼神底什物，下一分在土地堂裏，維那擊磬，大眾喫茶。」
「贏得文遠底餬餅，是鬥劣不鬥勝；奪去首座底果桌，過在日用中。可笑兩人食到口邊不得喫，一場煩惱。山僧者裏餅果羅列於前，也不問你們過在於何，只要大家歡喜盡興。古云：『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今翻轉一下云：『莫打黃鶯兒，教他枝上啼。依稀似郎語，聽聽不孤西。』」擊桌一下云：「莫是黃鶯兒啼麼？且勿錯會。盧仝在坐，七枕而歸。呵呵。」

行錄

師一日坐次，禪者詣前禮拜，起而環侍，啟曰：「請和尚說行腳事。」師曰：「我之行腳，不可以告人。縱為爾說，亦無關於爾事。」眾曰：「願垂大概，以曉後人。」師因眾懇請不已，師曰：「我乃洱海王姓，母朵氏，於萬曆癸丑年九月初一日生。家居僻壤，少識大方儀則，性頑愚。十二歲，聞父母曰：『爾命似不可處族，當出家為僧，以永天年。』我聞出家，喜不自勝。從茲食澹齋，厭塵俗。十四歲，父送入雞足寂光寺，禮上和和尚剃髮。每自憂悶，同袍問曰：『爾何故眉頭不展？』我對曰：『吾親嘗謂我曰：「爾當出家，以永天年。」天年固可永耶？使佛祖有靈，或可少延歲月。否則生死數定，於世幾何光陰？誠恐道業未成，虛生浪死，有辜父母師長之恩。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焉得不憂慮？』同袍笑曰：『你年尚少，何過慮如此哉？』我曰：『人命無常，那管你青春年少？且又不及你們聰慧，所以憂懼。』彼等雖聞其言，終是相笑不已。然我爾時幸值大力和尚、野愚和尚、徹庸和尚及西蜀了凡和尚諸位尊宿，皆獲親近，力求開導。諸師見我虛心慕道，各承指示不一，唯示參禪者倍加敬信，遂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四五年疑情不發。一日，遇座主亮如和尚，隨之聽講《法華》、《楞嚴》、《圓覺》諸經三二年，於學雖不無進益，自覺耳

口傳習，曉夕力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十二三年苦無入處。至三十六歲，在玉林軒靜室中禮《萬佛名經》，至第三卷，纔啟口念南無兩字，忽地身心脫落，內外圓明，如一輪明月。即說偈曰：『虛空是佛身，我本世間人。我性與空合，非佛亦非人。』自此快樂無比，難以告人。萬佛畢，即到巃[山*于]山，參見水目無住和尚，具陳上事。尚曰：『你再陳白看。』我便從東過西立。尚曰：『還有麼？』我又從西過東立。尚曰：『大似騎驢不下。』我曰：『恭候和尚萬福。』尚曰：『指東畫西，便當了事那？』我曰：『終不敢欺和尚。』一日，尚問：『得力處不問你，不得力處道一句看。』我曰：『得力處蘊尚道不得，況是不得力處耶？』尚曰：『從上陳爛葛藤，汝還有會不得底麼？』我曰：『那箇是從上陳爛葛藤？』尚曰：『只如玄沙道：「澂潭皎月，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你作麼生會？』我曰：『三箇成群，四箇打夥。』尚曰：『我只要你平實商量。』我曰：『蚤是兔子生三角。』尚曰：『十智同真，你作麼生會？』我曰：『殘羹餿飯，何用咀嚼？』尚曰：『與麼似不合問汝也。』我曰：『問又何妨？』尚曰：『你試道看。』我珍重便出，於是命我為首座，相隨妙峰、水目、雞足結制。一日，尚上堂，我出問曰：『和尚作麼？』尚豎起拂子，我曰：『憐兒不覺醜。』尚便打，我一喝，尚又打，我又喝，尚下座歸方丈，我隨上問訊，尚曰：『適來喝老僧是你。』我曰：『喚作喝那？』尚又打，我禮拜曰：『多謝和尚重重相為。』尚又打，我便出，尚示我一偈曰：『子之道業已成，清福已具，順時保養，隨機而利。』我謝曰：『蘊福薄解淺，不合與麼起動。』和尚再三，卻之入九台山煨折腳鐺子以待殘喘，何期開峰老人垂手百城之外，且復勉勵主持箇事，一片婆心非尋常可比也。事到如斯，所謂官差不自由。」驀召大眾曰：「爾等問我行腳，我行腳如此也是，你諸人還會得麼？」眾默然良久，師曰：「可知道不關你事。古人云：『我不如你，你自會好。』」眾作禮而退。

師將順世，召眾云：「山開遠僻，佛法無他，子等正好就水和泥，協力勤慎，不許是非長短，事事如我，常存即孝也。且我身後不必破孝舉喪，作一切虛文，各顧正念，再不饒舌矣。」通(炤)問云：「和尚向來說禪說道，訶佛訶祖，正恁麼時作麼生？」師震威一喝，(炤)禮拜，師復一掌，(炤)擬問，師翹一足而逝。容顏不易，端坐如生，是以弗敢荼毘，奉供本山之室。師生於萬曆癸丑年九月朔一日，世壽七十七春，僧臘六十有五。六詔皆仰師德，嗣法開堂三十餘年，入滅於皇清康熙己巳年五月廿八日午時。是時，當路文武宰官、緇素人等，無不欽慕者。

知空禪師語錄卷上

滇楚九臺山知空蘊禪師語錄卷下

法孫宗燈記錄

法語

示驀直正禪人

古云：若無天地量，爭得聖胚胎？所以學道人先要大其心量、闊其胸襟，居常孤迥迥、峭巍巍，一切聖凡因果拘繫不得、一切得失是非動移不得、一切佛祖冤親近傍不得，然後縱其機用指迷導物，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方謂之當家種艸、嫡骨兒孫，可以紹隆聖種、開鑿人天。不然，則得失憂患交戰於中、聖凡情量傾奪於外，無參究之實、無師友之益，歲久月深習成自便，不覺不知便為流俗阿師，於理何益？一夏來禪人參隨老僧不去左右，似見老僧行徑，今日來別老僧，思無以贈，只有一語切在記取。還知麼？驀直去。

示佛國味禪人

若要家國泰，應須下苦工，囓破鐵酸餡，依然日出東。不見道：「欲知恁麼事，須是恁麼人，不是恁麼人，爭得恁麼事？」須知此事迥別，不與常情合，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須解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如水上葫蘆，捺著便轉，方能少契恁麼事。所以學道人要決定志，辦久遠心，曉夕忘疲，不分晝夜，鐵酸餡不破不休，金剛圈不透不歇，一朝囫的一聲，入手受用，方知此說不誑不惑。還知麼？別。

示遠山炤禪人

開眼也著，動步也著，開口也著，舉意也著。一年三百日，一日十二時，無時不築著磕著。分分明明，無欠無多，便恁麼會，無繩自縛。何況莽莽蕩蕩，寥寥廓廓。伶俐人，休待說，更問如何與若何，一摑打教牙齒落。

示古梅甲禪人

達磨大師曰：「學道者多，證道者少；說理者多，悟理者少。」且道過在甚麼處？莫是不肯真參實悟，獨向義學以資談柄麼？咦！莫

錯會好。若只任麼祖師西來，只成世諦流布。既不如是，畢竟如何是全提正令處，隨類現身？時不見僧問五祖演和尚：「達磨面壁，意旨如何？」祖曰：「計較未成。」還會麼？多少伶俐漢，杜撰亂差排。

示杲菴覺禪人

上古之人不自滿，於學無怠，行說相符，所以果熟香飄，古今欽羨。而今世人豈是不及往古，因甚十箇五雙退縮將去？雖然如是，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

示緣起序禪人

嘗讀古人行腳，未有一人不從捨身拚命而得此箇三昧受用者，所以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雖然如是，也是臨崖看澀眼。

示悉菴檀禪人

衲子家風，不留朕蹟。擲劍揮空，星流電疾。老僧不惜眉毛處，通檀禪人瞥不瞥。馬祖一喝大雄峰，百丈兩耳聾三日。急急如律令。

示知渠達禪人

參隨吾住，處分知時，吾有四物，倩爾支持。兔角杖子，步步隨之，登山涉水，全提賴伊。破砂盆子，零零離離，立地放下，巨靈莫移。龜毛榻子，左之右之，四稜踏地，萬象拱儀。沒量枕子，不高不低，有時推出，孰不驚疑。

示源禪人閉關

歇得諸緣下，無心道自成，高峰三十載，鐵面絕人情。今日入關今日死，此時出定此時生，重翻舊案爾應別，獨創新條孰不驚？放去收來都不礙，撒開捻住任縱橫，見聞直下成休復，聲色頭邊法眼明。

示宗鏡昭昭

此事迥別，尊貴綿密，不落言詮，秖許沒量漢直下承當，撩起便行，遇佛殺佛、遇祖殺祖，不顧危亡，纔是吾家種艸禪人。勉旃！

示宗眼天機

欲烈無明網，先須透祖關。祖機如掣電，眨眼蚤是遲。汝但回光返照看，聞聞果勝奇。聞到無聞地，直下忘所知。動容揚古路，方契祖師機。

示宗念澄澄

八識體圓明，號曰如來藏。了此別無多，即是真如性。量等於虛空，廓然大圓鏡。六七全生滅，五根無分別。不信但返聞，聞中離分別。生滅既元離，廓爾唯寂滅。寂滅六七休，脫體澄瑩徹。瑩徹即無我，大千同禪悅。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識智智識常寂光，大圓鏡子黑似漆。

示宗孔應唯

道本無路，嫡悟方親。語言影響，名相非真。廓然廣大，不離此身。會即當下，豈用他尋。佛祖直指，唯是一心。虛靈寂妙，亙古亙今。元自解脫，不受一塵。悟亦無得，迷即漂淪。仔細參詳，不是別人。孔禪知不，日午三更。

示宗穎守朴

所謂佛法者，不離日用現前，若離日用現前，何處更有何法來？如今你們把穿衣、喫飯、拈香、擇火丟了，要去誦經禮佛，蒲團上靜坐，紙冊上記言記語，謂之參學，任麼到驢年有何交涉？善知識出世，只指現前日用這點子，別更無他。不見昔鳥窠禪師侍者，要辭去諸方學佛法去，窠云：「若是要佛法，我者裏亦有些子。」者云：「便請。」窠拈起衣上布毛一吹，者便領旨，更不去也。汝試看這吹布毛是何意旨？著力參參，倘一期撞倒，方知一切現成，始不負老僧之教誨也。

示宗參惺惺

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無一切心時，便是三賢十聖底行履處。《華嚴經》中，亦只敷演無一切心底三昧境界。心既無，相亦空，便是光明遍照底佛體。汝書此經，能於拂紙磨墨之時，措手築著毘盧頂相，便是參學事畢時。

示宗芳華嚴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聽著即聾，覷著即瞎。鎮海明珠，誰敢酬價。撞著老僧，不打即罵。

示宗燈永傳

凡聰敏者學道，不患慧不充，患定不足。有慧無定謂之狂，有定無慧謂之癡。如定慧均等了，須是明大法，具正眼，將從上諸祖垂示底死貓頭爛骨董，一一蹋教粉碎始得。

機緣

僧問：「古人道：『一切現成，只是人不肯承當。』如何是承當底事？」師曰：「喚你作貓兒狗子，你還肯麼？」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牛踐馬蹋。」
問：「性理之譚，請為指示。」師曰：「上大人丘乙己。」曰：「畢竟如何？」師曰：「可知禮也。」
問：「四大五蘊，誰將主之？」師曰：「無主。」曰：「恁麼則散滅去也。」師曰：「你喚甚麼作四大五蘊？」
問：「如何是禪？」師曰：「莫俗氣。」
問：「如何是出格之句？」師曰：「一棒打教血流。」
問：「觸不得，背不得，意旨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問：「古人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意旨如何？」師曰：「披髮仗劍祭東風。」又問：「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斆？」師曰：「百萬軍中斬顏良。」
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起身曰：「你問甚麼？」
問：「如何是三玄？」師曰：「墨潑烏雞當夜半。」「如何是三要？」師曰：「莫問人。」曰：「如何得明？」師曰：「日出也。」
問：「如何是賓主句？」師揖曰：「請坐喫茶。」曰：「如何是句？」師曰：「你聽我安排了也。」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述偈示之曰：「雞鳴丑，床前鼠子驚跳走，翻身摸著枕頭兒，始信大悲有千手。豎脊梁，鉗臭口，生平事業定可不？這回捉敗無明魁，八萬魔軍齊授首。」

「平旦寅，燒香掃地是當人，一上神通非小小，斯時冷暖向誰論。瓶有米，灶有薪，家私檢點未全貧。漫啟柴門無別箇，黎明化外有來賓。」

「日出卯，稱時打貼自家好，人是人非休要論，他日免始閻羅惱。辦修行，須及蚤，生死事大莫草艸，若然錯過此光陰，無位真人何處討？」

「食時辰，糲飯黃虀足養身，珍饈百味非余羨，澹薄門庭別樣新。省出事，惜衣珍，隨緣弘道豈曾貧。勿將口體來博我，君向瀟湘我向泰。」

「禺中巳，有甚閑工營雜事，將此深心報佛恩，了無餘意從人肆。開兩眼，昂著鼻，光陰寸寸莫虛棄。堂堂大道絕遮攔，點時不到徒取次。」

「日南午，浩浩塵中誰作主？人廛托缽沿家乞，酬施道箇雲門普。須仔細，莫莽鹵，倔僵風流自合古。此時若謂打三更，百艸頭邊曬佛祖。」

「日昳未，一日衣糧已自廢，片心回向老空王，始覺為僧真箇貴。師子吼，元無畏，炙背臺邊香百卉。告報諸人歸去來，勸君莫觸當今諱。」

「晡時申，投林疾疾鳥飛頻，人不收心忙白首，辜負靈臺一點真。分彼我，妄疏親，演若迷頭枉受辛。肯來隨我忘計較，湖上看花別有春。」

「日入酉，冷澹風光常自守，了無元字腳賺人，鐵鑄面皮生口。秘魔叉，子胡狗，幾曾看破者般醜？於今擲向糞堆頭，一喝須彌顛倒走。」

「黃昏戌，斂足跏趺無可述，熒煌燈火佛前輝，四壁啾啾鳴蟋蟀。元無二，豈有一，山河大地黑如漆，正恁麼時權一問，情知你道箇不必。」

「人定亥，清風明月付誰載，譙樓坎坎兩三聲，打破寂寥絕對待。落空花，釋妄宰，鰲山成道何堪采。胸襟流出蓋乾坤，剎剎塵塵觀自在。」

「夜半子，萬法生緣無底止，未明一念未生前，三界茫茫從此起。形誰興，名誰擬，看破分明無彼此。夢想顛倒皆遠離，認著依前還不是。」

贈偈

退菴陳居士(宗人府經歷)

世問獨有這些奇，絕頂之人方始宜，公幸不忘鷲嶺記，殷勤穩步莫遺時。

少伯李居士(鹿郡別駕)

此事非從人處得，擬尋言被自心惑，滔滔義句不相關，親切應須退步直。

健菴張居士

一貫澄明爍太虛，山河大地盡如如，登壇敏契仲尼旨，卻向維摩丈室居。

護法靖宇馬公(湖廣提督)

雅量中和妙略彰，奇動到處展心光，慈威盡是無生旨，不異維摩大道場。

護法明宇王公(總鎮)

威武家風逆順機，滿腔慈濟若珠璣，示身說法輔王化，一道圓光處處輝。

襄于段居士

無縫石邊曾有約，禪門關鍵亦無多，但將無字頻頻舉，有朝勘破病維摩。

水谷大師

昆明波翻鱗透網，浮山樹老鶴來巢，古庭一段風流事，幸得水公已伐庖。

送知恒大師還雞足

送君歸去入雞山，一路梅花盡逞顏，華首峰高天竺近，曹溪源潔地頭閒。揮弘梵剎人多仰，克闊祖庭孰不扳？倘晤飲光煩至意，馬龍河上水潺潺。

示監院寰禪人(二首)

吾家有句難瞞汝，空劫已前不涉言，今日分明頻寫贈，任公會去有何玄。
院事勞公已有年，吾家種草要承前，栽松古道為標榜，景致如斯不論禪。

示位育通本禪人結制

雲水交參五十天，生緣敵悟在機先，焚香掃地無餘事，洗缽添瓶豈滯玄。惜別橋頭鵑自苦，思歸嶺畔鶴翩躚，隨時受用無多子，志氣須教鐵石堅。

送悉菴禪人江南請藏

吾家遠住在天邊，此去江南路萬千，三藏靈文山嶽大，五燈慧命一絲懸。洞庭渺渺天連水，黔國悠悠地接滇，將此身心奉塵剎，教興無礙祖師禪。

送宗燈禪人江南請藏

古人為法不辭勞，未世修行喜枕高，剖背藏經開正眼，捨身求偈裂吹毛。奘師西涉情忘趾，羅什東遊德可褒，遺訓遐宣真法藥，持還萬里倩伊曹。只須念念無移志，管取時時意氣滔，將此深心奉塵剎，自無邪僻賺英豪。松枝轉首吾垂望，曇萼飛香遍九皋，雞足慶雲從此現，吾門幢子接天高。

示本堂大眾

蝦蟆拽磨上天台，夜半泥牛渡海來，六月火中三尺雪，石人搖扇點頭回。
令即穿衣熱打扇，渴時飲水饑餐飯，眉分八字鼻頭垂，朝朝日出大東畔。

一處玲瓏八面虛，遍身無相亦無依，箇中嫡透無巴鼻，戴角披毛大闡提。
忤逆聞雷不喫驚，從前喪卻滿腔心，晴空掣電尋常事，赤手殺人不露聲。
臨濟髑髏生鐵鑄，橫身喫棒蒿枝拂，更思一頓有人否？掣電之機誰敢出？
上代古人出格機，如今人當等閒顧，添香洗缽過瓶來，驀直指歸真實處。
禮佛看經業識忙，從頭放下有何傷？應知眉在眼睛上，識得通身是道場。

三關總頌

上座生緣，佛手驢腳。灼破四天，磨盤八角。這箇古錐，笑中殺活。

頌九帶二首

婆心浸演九帶禪，佛祖髑髏一串穿，伶俐衲僧羅不住，風流禪客步爭先。靈山四十九年事，少室二三六代傳，空劫以前絕朕兆，一回提起一回鮮。
九帶縱橫理事全，協通綿密合方圓，分明權實隨機變，互換主賓驗正偏。日月重開正法眼，乾坤老大孰齊肩，頭頭日用元非礙，信手拈來任倒顛。

擬顏子喟然章

仰之彌高，裂破青霄，一物也無，神用昭昭。
鑽之彌堅，鐵壁銀山，欲識一貫，北斗南看。
瞻之在前，日出東邊，夫子無隱，木樨香妍。
忽焉在後，直下便透，泥牛度海，雷轟宇宙。

十無頌

無為國

只這無為國，方圓沒等則，六門晝夜開，一路非通塞。不涉春與秋，齊張聲與色，若非本分人，欲入驢年得。

無星秤

只這無星秤，權來無少剩，重輕定不差，纖洪持較盡。格外展經綸，掌中舒妙勝，一擲兩頭平，凡聖從茲罄。

無根樹

只這無根樹，扶疏難比喻，常時自芬芳，多劫披霜露。堪作大陰涼，切忌識情妒，沒量信施為，何須用回互。

無底缽

只這無底缽，應用儘周闊，托出最風流，尋常空豁豁。家私誰不美？滯貨應須脫，擲向大街頭，有誰能解奪？

無底船

只這無底船，悠悠濟百川，煙波隨興轉，風月載清眠。秋水滿天碧，蘆花舞棹玄，中流通無住，兩岸久俱捐。

無絃琴

只這無絃琴，善彈不露音，調高人罕識，韻古致微深。點拂明非指，操持豈有心，不存玄妙解，始作罷琴吟。

無鬚鎖

只這無鬚鎖，目前總包裹，聖凡心鎖斷，語默盡皆可。一竅透根源，渠今正是我，動容揚古路，山花開朵朵。

無孔笛

只這無孔笛，切忌隨聲覓，曲淡神情古，風高律呂密。陽回天地春，瞥轉千年曆，脫體獲真聞，耳中元寂歷。

無孔鎚

只這無孔鎚，收放正相隨，殺活憑渠力，縱橫信爾為。細看無稜縫，擬思涉險危，命根如未斷，徒自乞憐悲。

無縫塔

只這無縫塔，日月環周匝，雖然沒量寬，恰與身相合。對面雲浮浮，繞簷風颯颯，逢入來借樣，闌胸與一蹋。

無底籃

只這無底籃，提出倩誰擔，斃鼻盛將活，頑皮不用探。大開方便濟，休作等閑談，掛在蛟龍閣，行人作指南。

像讚

為慧上人題佛祖像讚

枝繁本茂，源遠流長，此圖儼然，百世傳芳。曰佛曰祖，覿面堂堂，正法眼藏，爐炭鑊湯。妙峰水目，大小厮當，遺斯影像，卓豎空幢。天台菴主，赤手方將，插草以供，報德你昌。咄咄！滅眼瞎驢，隊隊高強，欲讚成罵，唾又何妨？慧雲大德，好自收藏。

僧奉觀音大士像乞讚，師援筆書曰

大士真慈，覿面無諱，東村雞啼，西鄰犬吠。處處解脫，頭頭無畏，悲滿十虛，迥然絕對。唯此普門，真常不昧，露柱醒醒，燈籠瞌睡。一擊忘所知，桃紅柳還翠，二十五圓通，我師為上最。咦！禪不可須臾離，瞻之仰之常頂戴。

野愚禪師真讚

唯吾師祖，王者氣相，佛祖門中，出將入相。臨濟德山，逢之不讓，不涉門庭，用超宗匠。自覺肖孫，寫真供養，蘊欲讚之，出言成謗。

開峰本師密老和尚

此老無狀，走在紙上，漏逗不少，好與痛棒。吐舌低聲曰：吁！者是開峰密和尚的模樣，獅象叢中出一頭，龍蛇陣上誰敢撞？佛祖見而含羞，天魔聞之膽喪，穿人鼻孔不用純，倒嶽傾湫一條棒。今日遇著滅眼之逆兒，明月清風為供養。

丈雪和尚

以手指像曰：「這員老禿，西川古佛，昭覺重開，圓悟再出。腦後見腮，頂門無骨，口似血盆，牙如劍樹。惡辣汪洋，臭煙蓬勃，正好活埋，姑存此幅。」

自贊

這箇粗漢，描他作麼？名喚學蘊，一無所蘊；道號知空，一無所空。每每誑惑同流，狂言不少。說大海水，深不過膝；道太虛空，高不過頂。不解機用，指東說西。惱人念佛參禪，笑人建德立功。這般行逕，輒顛輒風。修長老承你畫他來，只好擲在火爐中。

又(凌雲寺請)

咄！這箇臭阿師，無慚亦無愧。板齒上生毛，耳聃裏絕對。到處濫膺恭敬，佛法全然不會。無卓錐之福，有湧泉之費。終日袖手嘴都盧，常時開眼打瞌睡。人天隊裏難容他，勞諸大師錯相為。拈椎豎拂的樣兒，正是今日登壇箇箇會。看今朝，何祥瑞？中秋月更明，重九菊花媚。

又(昭昭禪人請)

這箇村僧，鬚髮不除，煩惱不斷，住九台山，全無識見，說顛倒話，放不妨箭。為甚如此？只因冷地嚙寒冰，忽然撞破娘生面，從此惡發不近情，招他怪罵不知厭。鼻竅露雙孔，眉稜威一片，任麼的行藏，要做臨濟之兒孫，驢年鴨歲未夢見。喝一喝，云：「探竿引草，金剛王劍。」

又

這箇老禿，不解修福。懸著羊頭，卻賣狗肉。口面慈悲，心裏甚毒。自不知羞，猶嫌古佛。顛三倒四，無拘無束。老不歇心，城市出入。惑人供養，瞎人眼目。鬚髮不除，何異於俗。身雖未死，先墮地獄。咄！六六三十六，笑者笑兮哭者哭。

又(題行樂圖)

几几騰騰坐九台，恰如死了未曾埋。山河大地咸知己，那事何曾夢見來。

又

水邊林下漫逍遙，廓落癡憨若野樵。為愛青山開兩眼，松風颯颯耳邊饒。畫來紙上成何狀，海天空廓月喬喬。

忌晨拈香

臘月初九日，開峰密老和尚忌晨，懸真設供。師以左手拈香曰：「雲騰至雨。」以右手拈香曰：「露結為霜。」左右兩手相叉曰：「吽！吽！」豎拂子顧視云：「鞭起泥牛吼太虛，誰知甘露毒於砒？一回舉著一回苦，橫身北斗臥須彌。咦！者老和尚當時承兩番惡札逼我太煞，只今遺恨難雪，且道今日焚香把盞是報恩耶？是雪恨耶？爾等諸人知麼？」眾嘿，師良久云：「到此恩讎難辯別，兩行珠淚濕衣裙。」

又

「僉云：昨日臘月八日是釋迦世尊悟道之晨，今日腊月初九是本師上密下行大和尚涅盤之日。不肖兒無以陳獻，唯有一缽粗米飯、一盞白水羹、一片枯柴香為恭為敬，聊表仁義之道，惟師慈鑑可乎？師生平只以一條斷貫繩釣撼海鯤鯨，用一枝折柱杖擒靠山猛虎，文殊引前、普賢據後，推三世如來於大光明藏中、扶歷代祖師於十字街頭，今日卻在不肖之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天照地，不肖兒向紅爐烈焰中著塊生煤，汪洋海裏駕葉偏舟去也。且道如何是大洋海裏的事？」良久，以拂子作搖擄勢，云：「移舟諳水脈，舉掉別波瀾。如何是烈焰中生煤鼙？」喝一喝，云：「伏惟尚享。」轉身，云：「適來觸犯尊顏，伏惟珍重。」

寄開峰影堂

九臺遙望鴈回峰，千里南雲咫尺中，屈情未雪成遺恨，淚把香薪炬鼎中。

回鴈峰高人盡仰，南雲道脈遍中州，惟兒不肖栖巖寶，計較未成已白頭。

庚戌春，於水目掃塔。師舉坐具云：「塞處非障礙，通處沒虛空，儼然舊面目，明月與清風。一回相見一回感，進前退後總不中。恭惟得戒恩師上無下住大和尚窣堵之前，不肖徒蘊，聊此一瓣，爇向碧落大空，亦任香雲舞鳳騰龍，觸著鼻孔，萬象森羅齊立，下風撾動堂前鼓，誰識者鼕鼕。」

為雞足悉檀方丈法潤禪師起棺。師卓拄杖一下，大喝一喝，以拄杖指棺曰：「華首峰前浩浩春，今朝電急落星辰，請公直踏無生路，

驀直逍遙莫顧人。」以拄杖擊棺一下，云：「起。」

雜著

擬寒山詩六首

如來有明誨，智者敢毫昧，若違毘奈耶，管取人魔隊。外資清白談，內留諸欲愛，刻糞作栴檀，圖將心力廢。達空執撥無，弗覺目之睞，殃禍暗裏臻，細行亦何在。世風多偃蹇，僉言都不礙，常憶永嘉師，不食鑊頭菜。

二

一宅六弟兄，所司各不同，門戶雖有別，就裏卻相通。唯有最小弟，媸媸而俠兇，時時愛淫殺，帶累阿家翁。我今識得汝，慎勿妄忪忪，若順我調伏，即便以相容。去就不無理，率爾合真空，五八歸圓照，不落有為功。

三

博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若要切實會，學解總非真。愚者滯言語，聰者墮見聞，破此一具關，處處得相親。不見香嚴老，智辯已過人，溈山輕把住，窘窘莫能伸。奮極都屏卻，擊竹始通津，自從破產後，家私日日新。

四

常思往哲言，一一膏肓藥，至道本非難，卻因揀擇縛。進退擬思量，動之便成瘧，轉急復轉遲，縱之而綽約。若要得相應，一切都放卻，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擘面揮一掌，休道我發惡，不見西國人，穿耳復袒膊。

五

胸中無冰炭，箇是了事漢，天地與同根，虛空沒兩段。去住豁隨緣，逍遙乎一貫，息機歸寂然，見聞二俱泮。處世若無世，於物不生慢，背後絕譏毀，對面沒稱讚。跏趺坐石頭，一則閒公案，是時持缽回，等閒不炊爨。

六

三教端明正，古今尊至聖，治國與治心，一一任游泳。異域道相通，諸夏匪不敬，慈仁燮大綱，靜極而證性。去俗入芳筵，尸祝天地命，衣缽嗣真傳，顏曾與思孟。德山臨濟儔，冷澹骨俱硬，開士古家風，全提秉正令。

六言

我為少室兒孫，心印曹溪嫡旨，來向人間混跡，何勞覓他終始。
客寓不拘期限，有緣隨處為家，看他浮世茫昧，何如冷淡生涯。
百歲如駒過隙，何須定計求長，適今那管明日，一飽橫眠草堂。
天地自有真氣，何勞妄想思惟，梅花若非傲骨，翠竹蚤被霜摧。
活潑之機日用，莫能取捨將來，形山藏其至寶，阿誰頓釋疑猜。
面前無人等待，此間幸有泉幽，蒲團放之餘地，一日可當千秋。
先天之理無形，率性返觀自神，瞬日揚眉示眾，惱人不顧家珍。
我遊佛祖門逕，豈從人世安排，飯罷梯雲步石，莓苔踏破歸來。
百草頭邊祖意，太虛空裏無禪，振威一喝聾耳，吐舌方驚廓然。

題壁

來往此山裏，已今三十年，不知城市事，只愛高枕眠。論道道非識，云禪禪不參，虛空原無縫，昨夜乞予拳。

臺山吟十首

馬龍河上路迢迢，山也瀟瀟，水也瀟瀟。剎竿迥迥插雲霄，風旛飄飄，那有塵囂。松杉萬箇繞僧寮，梵響如潮，鐘鼓嘹嘹。靈機觸目日昭昭，不用指標，卻露指標。

二

就水鄰郊闢小岑，漁也相尋，牧也相尋。剎竿纔豎號禪林，竹木森森，花草深深。明明竺土大倦心，覓箇知音，孰是知音？隔江招手莫沉吟，放任於今，收在於今。

三

東風昨夜破梅腮，頓釋疑猜，也甚奇哉。端坐偶然遇善財，大笑幾回，痛哭幾回。歷劫茫茫今泰來，寶藏豁開，目在懷開。天南地北任徘徊，岡道無鎚，已露囊鎚。

四

道人無事罣心頭，太虛絕儔，萬象同遊。天地寥寥一葉舟，今亦悠悠，古亦悠悠。狂歌放達在林丘，衣破無羞，絕粒無愁。終日灑灑漫隨流，不忮不求，真箇自由。

五

臺山深處藏藏拙，緣箇時節，正是時節。山山水水皆俊傑，花也漏泄，鳥也漏泄。無端伸出廣長舌，松風切切，松濤決決。菴裏老僧潛自悅，不因固拙，爭成此拙。

六

已生還如未生前，大塊綿綿，宇宙涓涓。可惜放過許多年，說玅談玄，管內窺天。何如吟醉放高眠，聲色冷然，不落言詮。風流灑灑似神仙，不住那邊，豈在這邊。

七

全聲全色入圓通，一道真空，萬聖皆同。觀音大士舊家風，暮鼓韸韸，只這鼕鼕。本自圓成不涉功，處處無蹤，妙辯難窮。若還擬議隔千峰，者裏失宗，何處覓蹤？

八

五蘊裂破絕封疆，體用雙彰，石女猖狂。山門騎殿入僧堂，正好承當，莫不承當。掉頭驀直絕商量，籬菊黃黃，嶺樹蒼蒼。文殊普賢大道場，橫也貞祥，豎也貞祥。

九

淨裸裸底沒可把，脫體瀟灑，才是瀟灑。下無鎚地上無瓦，佛來也打，魔來也打。道者相逢口似啞，知之尚寡，達之更寡。金毛獅子吼大野，風也權且，雨也權且。

十

離名離相露堂堂，明也昭彰，暗也昭彰。萬象森羅日舉揚，煙水茫茫，日月重光。波斯上樹笑郎當，寒宿列張，露結為霜。廓寥寥宇宙洪荒，不是道場，孰是道場？

臺山隱居歌

萬山深處山突兀，簇簇峰如盤中粟，九臺矗上青雲端，滿月臺開光昱昱。門前水抱馬龍河，峰頂雲朝獅子窟，往來踏破一蹊苔，丁丁伐殘半林木。長廊古殿老頭陀，晨鐘暮鼓傳空谷，拈香擇火自分明，種田博飯家常穆。渡河香象截流機，露地白牛忘去住，池塘春草日芬芳，谿嶺風光隨時育。不待病僧頻啟口，滿耳滿眼先分付，夏日林間暑氣微，不用湯泉數數沐。得意熏風自南來，暢我門前松與竹，梨棗熟時正當秋，霜侵砌畔幾叢菊。草色茫茫一片黃，野鶴日來峰頂宿，嚴冬落葉好煨爐，畏冷衣麻復依槲。推倒庭際雪獅兒，誰和曹溪那一曲？不須舞袖與登壇，直捷機關豈曾辱？少林古致尚儼然，庭前柏子猶馥郁，擎叉打地懶施為，密用縱橫只一拂。我也無道與人譚，我也無書倩人讀，唯知日食夜安眠，四序隨他自往復。

門人通檀等仝捐資敬刻

本師和尚語錄二卷，附藏流通。已結般若之緣，早悟無生之旨。祈老身康健，福壽雲臻，見聞展閱，同登彼岸吉祥如意者。　時

康熙二十九年菊月　　日之吉，台山宗燈謹識。
知空禪師語錄卷下　板存嘉興府楞嚴寺流通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